



歌德谈话录

XINKEBIAO BIDU CONGSHU

GEDETANHUALU

教育部《全日制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

《歌德谈话录》是歌德的助手爱克曼辑录的关于歌德的言论和活动的集子。很多人自然地把它当作歌德的传记来阅读，但是我认为，它更加直接和突出地显现出了歌德关于文艺、美学、哲学、自然科学等等方面的思想，所以还可以称得上是“歌德的谈话录”。

宋璐璐 杜 刚◎编译



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歌德谈话录
XINKEBIAO
BIDU CONGSHU
GEDETANHUALU

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歌德谈话录/(德)爱克曼著；宋璐璐,杜刚编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1

(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ISBN 978-7-5463-2126-4

I. ①歌... II. ①爱... ②宋... ③杜... III. ①歌德,
J. M. V. (1749~1832) - 语录 IV. ①I516.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4699 号

书 名

歌德谈话录

著 者

(德)爱克曼

编 译

宋璐璐 杜 刚

责任编辑

陈璇

责任校对

张金飞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发 行

江苏可一出版物发行集团有限公司(电话:025-66989810)

印 刷

南京玄武湖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尧胜村 109 号 邮编:210046)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42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3-2126-4

定 价

13.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联系电话：025-66989817)

前　　言

文学名著是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结晶，具有无穷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是每个人一生中都不应错过的灵魂驿站。它是经过了岁月的洗礼，沙里淘金留下的精华，是人类文化长河中一颗颗璀璨的珍珠。它们交相辉映，构筑起世界文学的殿堂。

文学名著描摹了人类社会的状态，是对人类社会的艺术表现与思考，它不仅时贯古今，而且地连八方，能帮助我们认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家与民族的社会现实和当代人的思想行为，道出了各个时代，各个空间的各种人物在不同环境下的风貌。所以文学名著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学艺术，更是那些伟大的创作者们呕心沥血为我们所呈现的最真实也最自然的社会简史。

读文学名著，是提高文学艺术素养的重要途径。通过这些著作的熏陶，可以培养我们的审美情趣和鉴赏能力。当你坐在小屋里，打开书，就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与千年之远、万里之外的人与生物，宇宙的一切生命进行朋友般的对话，你将出入于“（他）人”、“我”之间，“物”、“我”之间，达到心灵的冥合，获得精神的真正自由。通过与名家的对话，伟大的思想和高尚的情操就会浸润我们的灵魂，将对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健全人格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文学是高贵而迷人的，它既揭露生活的丑恶，也呈现人生的美好。阅读文学名著，就是要感受“艺术的魅力”，开发“想象力”，培育“炽烈”的情感和“博大”的情怀，学会以审美的眼光去读作品、看世界、认识人

生。读一本名著，实际上是在读一种文化，一种思想。通过阅读这些名著，我们可以借助文学家、思想家透彻而敏锐的视角去解剖历史，去诠释文化，去感悟他们的灵魂。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编辑了此套文学名著。

此套文学名著从几千年来中外文学名著中采撷菁华，筛选出了文学作品近百部，其中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多种体裁。选目科学、权威，它们的创作者无一不是各个时代文学与思想的领军人物，无一不是足以使世界为之惊叹的文坛巨匠、思想巨擘。这些举世闻名的作品，有的是历尽作者毕生心血的鸿篇巨制，有的是指引时代的思想标航，有的是千年传承的智慧箴言，有的是扣人心弦的生花之笔。无论哪一部作品都是经历了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的审视和思考，都是经历了几十年甚至千百年文化的渲染与沉淀，它们永远不会过时，反而历久弥新。此外，此套文学名著还结合了青少年读者的特点，精心设置了文章导读、内容思考等栏目，以此深入浅出地引导广大青少年读者走进名著的神圣殿堂。

此套文学名著，由国内众多专家、学者在古今中外的茫茫书海中精挑细选，综合了方方面面的意见，经过长时间的斟酌酝酿，数次修订之后编辑而成。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更好的了解东西方千百年来文化沉淀的差别，探究一个个不同民族的独特气质，深入触摸一个个震撼时代的灵魂，细细品尝人类文化的精粹精华，开阔我们的视野，强健我们的精神人格。通过阅读这些精神典籍，学会在思考中探索、回味、感悟、提升。

毋庸置疑，此套文学名著必定是一套人文素质“教科书”。编者力图在抓住作品精髓的基础上，对爱好文学的青少年朋友们能有所启示。本套名著不仅会受到文学爱好者的青睐，同时更是将《新课标》的指导内容贯穿始终的优秀的青少年读物，相信它一定能让热爱文学的高中小学生体会到“博”而“精”的阅读乐趣。

此套名著的编选，挂一漏万，也会有许多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谅解。

2010年1月

目 录

1823年	1
1824年	13
1825年	37
1826年	71
1827年	81
1828年	125
1829年	141
1830年	159
1831年	175
1832年	192

1823 年

导读：歌德在“我”心中是一个伟大的存在，他待人很热情，无时无刻不让“我”觉得能从他的言行中得到收获。他给“我们”这些青年人很多忠告，也让“我”明白了题材的重要性。“我”感到“我”艺术的生命仿佛得到了重生。

1

1823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二

(初次会见)

几天前我第一次来到魏玛，几天之后我第一次见到了歌德，他是一个异常热情的人，言谈举止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甚至觉得这一天是自己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昨天我托人去约见他的时间。今天中午 12 点我按时前往，发现他的仆人也已经等着领我上楼了。

住宅的内部给人的印象十分愉快：一切都极其高雅和俭朴，但不豪华；还有楼梯边上陈列的形形色色古代雕塑的复制品，也显示歌德对于造型艺术和希腊罗马古典艺术怀有特殊的喜好。我看见过住宅的底层有一些妇女在进出和忙碌，还有奥蒂莉的一个漂亮男孩很亲热地走过来，睁着一双大眼睛瞅着我。

略微环顾一下四周，我便跟随相当健谈的仆人登上楼梯，来到了二楼。他拉开一扇房门，但见门槛前嵌着 SALVE 这个预示着客人会受到亲切接待的拉丁字。我跨过门槛，他领我穿过房间，拉开第二扇稍微宽大一点的门，请我在门前等着，让他去向主人通报我的到来。这里的空气凉爽宜人；地板上铺着地毯，家具为一张红色长沙发和几把同样颜色的椅子，显得爽朗之极；近旁立着一台三角钢琴，一面墙上则可看见各种不同类型和尺寸的素描和油画。

通过面前敞开着的门，可以看见前边的一个房间同样装饰着许多油画；那位去通报我到来的仆人穿过了房间。

没等一会儿歌德就来了，身着一袭蓝色长袍，还穿好了鞋子——形象何等高贵啊！我又惊又喜。可他无比亲切的话语立刻驱散了我的局促不安。我们坐在了沙发上。在他的注视下，在他的近旁，我幸福得近乎心神迷乱，很少知道或者说简直不知道该向他讲什么。

他开门见山，谈起了我的稿子。“我刚好在读它，”他说，“你的大作我读了整整一上午；它无须乎任何推荐，它本身就很有说服力。”

接着，歌德称赞我的书稿阐述^①清晰，思路流畅，说一切都有很好的基础，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

“我想很快把它送走，”他补充说，“今天我就给柯塔写一封专递快信，明天再通过驿车寄去装文稿的包裹。”对此我用言语和目光表示了感激。随后我们谈我下一步的旅行。我告诉他，我的目的地原本是莱茵地区，想在某个适合的地点待上一些时候，写一点新的东西。然而现在我却希望从此地去耶那，以便在那里等候柯塔先生的答复。

歌德问我在耶那是否已有熟人。我回答，我希望能结识克内勃尔先生。于是歌德答应给我写封信带去，让我有把握得到更好的接待。

“这下好啦！”歌德接着说，“你在耶那，我们便近在咫尺，可以相互往来，一有什么事情就可以相互写信。”

我们在一起坐了很久，气氛宁静而亲切。我抚住他的膝头，盯着他忘记了说话，怎么看也看他不够。他坚毅有力的褐色面孔满是皱纹，每一条皱纹都富有表现力。他的整个神情是如此诚挚而又坚定，宁静而又伟大！

他说话缓慢、安详，谈吐如同我们想象中一位年事已高的王者。看外表便知道他气定神闲，已然超乎于世间的毁誉之上。在他身旁我感到说不出的惬意，就像一个人在历经长久的艰辛和渴望之后，终于满足了自己最热切的愿望。

告别后我感到很幸福，他每一句话中都流露出善意，我感到他是真的喜欢我。

1823年9月18日，星期四

(给青年诗人的忠告)

昨天早上在歌德回魏玛前，我和他又见了一面。那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内容极其珍贵，使我终身受益。德国的所有青年诗人必须了解这个谈话，它对他们也会有帮助。

歌德问我这个夏天写诗没有，以此引出了谈话。我回答他写是写了几首，但整个而言还缺乏写诗的兴趣。

“你得当心啊，”他接着说，“当心别急于写大作品。许多咱们最优秀的青年正好犯了这个毛病，恰恰又是那些最具天才和最有抱负的人。我自己也曾经吃过亏，知道它对我多么有害。白费劲儿的事情干得太多太多啦！倘使我只做自己确实能做好的事情，我写成的作品何止一百部。

“现实要求获得自己的权利；每天涌起在诗人胸中的思想和情感，它都要求得到表现，也应该得到表现。可是，你脑袋里如果装着大作品，就不可能同时想到任何别的事情，如此一来所有思想都被排挤掉了，你也会长时间失去生活本身的乐趣。仅仅为使一部大作品的构思变得完整、谨严，就需要耗费多少的努力和心智；而随后要流畅自如地把它表现出来，又需要花多少力气以及何等安静而不受干扰的生活环境哟。要是整体有所失误，那自然全功尽弃；再说，题材如此巨大，只要不能完全把握好一个个的细节，整部作品必然这儿或那儿出现漏洞，你于是会挨骂；结果，诗人做了那么多努力和牺牲，一切一切换来的不是奖赏和喜悦，仅只是不快和心灰意懒。相反，诗人如果抓住每天的现实，随时趁热打铁以涌起在自

己胸中思想情感作题材，那他就总写得出一点好东西；即使有时候也可能不成功，却不会有任何的损失。

“就说科尼希堡的奥古斯特·哈根吧，他本是一位了不起的天才。你读过他的《奥尔弗里特与李塞娜》没有？诗中有些个段落写得好得不能再好；东海之滨的风物人情以及种种的细节描绘，都出色极了。然而美的也仅仅只是段落，整部诗不会讨任何人喜欢。而他为此浪费了多少的精力啊！简直就是快精疲力竭，心力交瘁。现在他又搞了一部悲剧！”

说到此歌德微微一笑，停了片刻。我接过话头，说：要是我没有弄错，他曾在《艺术与古代》上撰文^②劝告哈根，希望他只写小题材。

“我自然是劝过他，”歌德应道，“可我们老年人的话又有谁听呢”谁都自以为是呀，结果一些人一败涂地，一些人长时间胡乱摸索，误入歧途。可而今不再是摸索和失误的时代喽，我们年长者已经走过了这个阶段；要是你们年轻人还要重蹈覆辙^③，那我们的所有摸索和失误又有什么意义呢？那咱们将永远原地踏步！人们会原谅我们年长者误入歧途，因为我们没有现成的路可走；对你们后来人的要求就要多一些，你们不允许重蹈覆辙，胡乱摸索，而是得听取老年人的忠告，一开始就在正路上往前行进。而且还不能满足于仅仅向着未来的目标迈步，还得一步一个脚印，使你们迈出的每一步本身都成为目标。

“随时随地牢记这些话，看看有哪些适合你，能为你所用。我原本不担心你，只是想这么说上几句，也许能帮助你快一些度过一个不适合于你情况的阶段。我说过了，希望你目前只写小题材，写每天的新鲜感受，这样你通常都会写出好的东西，而每一天也会带给你快乐。一开始不妨把稿子给小册子使用，给杂志发表；但切莫别人要求怎么写就怎么写，而是永远得有主见。

“世界如此辽阔广大，生活如此丰富多彩，什么时候也不会缺少作诗的因由。不过所有的诗都必须是即兴诗，也即是说，必须由现实为写诗提供灵感和题材。个别特殊的事件，正是通过了诗人的处理，才会获得普遍价值和诗意。我自己所有的诗都是即兴诗，都是由现实所引发，在现实中获得坚实的根基。对那种凭空胡诌的诗我嗤之以鼻。

“别讲什么现实缺乏诗意图；须知诗人的本色正好体现在他是否有足够的智慧，能够从平凡的事物中提炼出富有诗意图的成分来。现实应该提供的是母题，是需要表现的要点，是真正的核心；而诗人的任务就在于，由此核心发展创造出诗的美好、鲜活的整体来。你知道那位傅恩施坦，那位人们讲的自然诗人；他写过一首讲忽布叶种植的诗，写得真是再好不过。现在我让他写一些反映手工业者生活的诗，特别是写一首纺织工人歌，并且确信他一定能写好；因为他打青年时代起就生活在这些人中间，对要写的对象了解十分透彻，一定能驾驭他的题材。而这，即只需挑选和能够挑选自己熟悉和善于驾驭的题材，正是写小作品所占的便宜。写大作品却不成，与整体有牵连瓜葛的一切一切都无法回避，都必需写，而且还要写得真实、精确。可年轻作者对事物的认识仍然片面，写大作品却要求有多方面的知识，这一来就必然跌跤。”

我告诉歌德，我正想写一首关于四季更迭的长诗，准备把各阶层人士在不同季节的活动和娱乐通通编织进去。

“这正是我说过的那种情况，”歌德回答，“在许多方面你可能成功，但还有一些也许你研究不够和认识不够的地方，你会遭到失败。渔夫也许你写得很好，猎人却可能不行。但只要某个部分不过关，整体也就有了问题，即使一些个段落再精彩，你仍不能算创作了完美的作品。反之，要是你只写你胜任愉快的这个部分，你就笃定能写出好作品来。

“我特别要告诫你别去搞自己的伟大发明；因为发明得拿出自己的观点，而年轻人的观点很少是成熟的。再说，塑造人物和提出观点作为诗人禀赋的重要方面往往会被其自身剥离开来，这样就将使他日后的创作丧失丰满。结果呢，多少光阴耗费在了臆造、构思和编织的过程中，到头来却没人会说你一点儿好话，就算你好歹还能大功告成。

“相反，写现成的题材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会容易得多。事实和人物俱已存在，诗人只须赋予整体以生命。这样做他还能保持自身的丰满完整，因为诗人只须做很少的自我投入；再说时间和精力的消耗也小得多，因为需要花力气的只是表达。是的，我甚至建议写前人已经写过的题材。叶芙根尼娅不知写过多少次啦，然而仍旧常写常新不是？因为每个人对事

情有每个人自己的看法和写法。

“暂时丢开所有的大题材吧。你已经努力得够长久啦，是该你认识生活的欢乐的时候啦；对此，最好的途径就是写小题材。”

我们在歌德的房间里边走边谈，始终不曾离开这个话题；我只能一个劲儿表示同意，因为打心眼儿里感到他的每句话都是真理。每往前走一步我都越发轻松，越发幸福，因为我不得不承认，过去那各式各样我迄今仍弄不清楚的大计划，确实曾经是我不小的负担。现在我抛弃了它们，将它们束之高阁，直到我逐渐研究了世界的方方面面，掌握了一个个的题材，再一次提起笔来胜任愉快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小作品，然后才回过头去管它们。

与他交谈使我聪明了好几岁，长大了好几岁；我深刻意识到一个人能遇见一位真正的大师，是何等幸福。我由此获得的教益简直无法估量。

我从他那里没有什么学不到的；仅仅是与他相处时，即使在他不讲任何有深义的话语时，我也同样受益匪浅！——即使他这时一言不发。

1823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三

(艺术的生命在于表现个别和特殊)

今天晚些时我去见歌德，他眼睛炯炯有神，整个人都显得活泼、健壮和年轻。他一边谈我昨天寄给他看的诗，一边领着我在他的房间里走来走去。

“现在我明白啦，”他开口道，“你为什么会在耶那对我讲，你想写一首描写一年四季的诗。现在我劝你动笔，并且以冬季开篇。对于自然事物和现象，看来你具有特殊的敏感和眼光。

“对你的诗我只想再说两句。你现在已经到了必须有所突破的转折点，必须进入艺术真正高、难的境界，也就是必须能够把握个别特定的事物。你必须奋力从观念中挣扎出来；你有天赋，功底也非常好，现在就必须突破。前几天你去了提弗特郊外；我要你再去，并把这作为你的任务。你也许还可以去观察提弗特三四次，直至看出它本质的方面，并搜集好所需的

全部母题（Motiv）。别惧怕艰苦，好好研究一切并将它们表现出来；题目本身值得你这样做。我自己早该作这样的尝试；只是我力不从心，经历了那些身边的重大事变，并且深深地卷进去了，以致许许多多的细节时刻萦绕涌动在我的心中。你呢，却是个外来者，过去的事听主人家讲讲得了，自己可以只看眼前的、突出的和重大的。”

我答应试一试，尽管我不能不承认，这对我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很难达到的要求。

“这我清楚，”歌德说，“难是难呀；可是艺术真正的生命，也正在于把握和表现个别特殊的事物。

“还有呐，如果我们只限于表现一般，那么谁都可以来模仿；可个别特殊的东西却没人能模仿。为什么？因为其他人没有同样的经历体验。

“也不用担心具体特殊的东西引不起共鸣。任何个性，不管它多特别，任何事物，从石头到人，都具有共性；须知一切都会有重复，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只出现一次的东西。

“到了表现个别特殊的阶段，”歌德接着说，“所谓的布局（Komposition）也就开始了。”

“还有，你写的每一首诗，都要在后面注上日期。”我不解地望着他。他微笑补充道：“如此一来它同时可以当你的日记。这并非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我多年坚持这样做，才知道这是多么有意义。”

1823年11月3日，星期一

（谈题材重要性和处理大题材的诀窍）

几天之前歌德给了我三册手稿，里面是他1797年途经法兰克福和斯图加特去瑞士做的旅游记录。见面后我便谈起关于他的那次旅游和他当时和迈耶一起反反复复地探讨了造型艺术的题材问题。

“是的，”歌德回答，“还有什么比题材更重要呢？离开题材，还谈得上什么艺术学呢？题材不行，天才通通白费。正是由于现代的艺术家缺少适当的题材，现代的艺术所以通通都很蹩脚。我们大家深受其害；不可否

认，我也有我的现代病。”

“对此心知肚明，因而处之泰然的，只有少数艺术家，”他接着说。“举个例吧，他们画我的《渔夫》，不考虑它全然不适合作画。须知，这首叙事诗仅仅表现对水的一种感觉，一种在夏日里引诱我们入水沐浴的快意；除此诗里什么也没有，又怎样画得出来呢！”

我进一步谈到，我很高兴他在旅途中对什么都感兴趣，对什么都有自己的看法：诸如山脉的形状和位置，岩石的种类；土壤，河流，云彩，空气，风和气象；还有一座座城市和它们的起源及发展；建筑艺术，绘画，戏剧；城市的设施和行政管理；手工业，经济，街道建设；人种，生活习惯，性格特征；然后还有政治和军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歌德接过话头：

“可你找不到关于音乐的一个字，且原因无它：对音乐我不在行。每个人都必须了解，他出外要看的是什么，什么是他在行的事。”

随后我告诉歌德，我已开始感受到来魏玛后受的良好影响，渐渐脱离了迄今偏重理念和理论的倾向，越来越重视现实的价值了。

“你要不这样结果一定很糟，”歌德说，“坚持下去吧，始终抓住现实。每一个情况，甚至每一瞬间，都有无穷的价值，因为它是无尽永恒的体现。”

停顿了片刻，然后我把话题转向提弗特，问应该以什么方式表现它。我说：“这个题材涉及方面很多，很难找到一种统一的形式。我感觉最方便的是用散文形式进行处理。”

“题材的意义尚不够重大，”歌德说，“整个说来，所谓带训导意味的叙事体或许可供选用，只是也不一直都适合。最好你用十至十二首短诗来表现这个题材，都押韵，但格律和形式可以多种多样，随方位和视角的变化而变化，结果整体便得到了全面的关照和描写。”

我告诉他，我认为这个建议可行。

“不妨来点戏剧手法，像与园丁对话什么的？这样写起来就容易多了，可以更好地把对象方方面面的本质特征都表现出来。”

1823年11月13日，星期四

(观察自然，预言地震)

几天前的下午，晴天，我正走上通往艾尔福特的大道，迎面走来一个上了年纪的很富有的男子。我们还没聊几句，话题便转到了歌德身上。我问他认不认识歌德本人。

“你问认不认识！”他口气中有几分得意，“我当他的贴身仆人快二十年喽。”接着便打开了话匣子，对他过去的东家赞不绝口。我请他给我讲点歌德青年时代的事，他乐于满足我的愿望。他讲：

“我刚去他那儿，他没准儿二十七岁光景；人挺精瘦，行动灵活敏捷，斯斯文文的样子，我要抱起他来不用费劲。”

我问歌德初到此地是不是也很快活。他回答，和快活的人们在一起他自然快活，但是从来不过分；在那样的情况下，他通常都会变得严肃。始终勤奋地工作和研究，心思全放在文艺和科学上面，一般说来，这就是他主人不懈的追求。晚上公爵常来拜访，往往一谈起学问来就谈到深夜，害得他这个仆人也跟着硬撑着，心里一遍又一遍念叨：公爵该走了吧，公爵该走了吧。“那个时候，”他补充说，“他就已经迷上研究自然啦。”

“一次，”他接着讲，“歌德半夜三更拉起铃来，我跑进他的卧室，见他已把带轮子的床铺从房间最下方推到了上边的窗前，他自己正躺在床上观察天空。‘你没在天上发现什么吗？’他问我，我答没有；他又说：‘那你快去守夜的那儿，问他有没有看见什么！’我去问了，守夜人也什么都没看见；我回去报告主人，他仍旧仰卧着，目不转睛地凝视天空。‘听好了，’他随即对我讲，‘咱们正处在紧急时刻，要么眼前就会遭遇一次地震，要么有一次地震即将爆发。’接着他命我坐在他的床边上，听他给我讲解他作此判断根据哪些征候。”

我问老先生那天夜里天气怎样。

“云很多，”他回答，“没有一丝丝风，空气凝定而闷热。”

我问他是否立刻相信了歌德的预言，连一个字也未怀疑。

“当然，我全都相信；因为他过去不管预言什么，通通都应验了。第二天，”老先生继续讲，“我的主人谈起自己夜里的观察，一位夫人对她的邻座咬耳朵：‘听！歌德又在说胡话啦！’可公爵和大人们却相信他，事实也很快表明他的预言是正确的。没过几个礼拜便传来消息：那天夜里，墨西纳城发生了地震。”

1823年11月14日，星期五

(哲学思辨有碍席勒的文学创作，感伤的诗与质朴的诗)

我们谈到了戏剧，谈到了第二天要公演《华伦施坦》，于是就讨论到了席勒。

“席勒很特别，”我说，“我是怀着真正的热爱和赞赏，读的他那些大剧本有些个场次；可接下来就遇到违反自然真实的情况，叫我读不下去了。就连《华伦施坦》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没法不相信，是希腊的哲学倾向损害了他的文学创作；他的哲学倾向使他走得这么远，竟把观念看得高于整个自然，以至于消灭了自然。凡是他想得到的，就必须发生，也不管这符合自然或是违反自然。”

歌德说：“一个如此才华出众的人，从自己的哲学思维方式得不到丝毫好处，反而长期为其所苦，看着真是叫人痛心啊。他在受玄学思辨困扰的时期给洪堡写过几封信，洪堡把信给我捎来了。从信里可以看出当时他如何伤透脑筋，想把感伤的诗和质朴的诗截然区别开来。可结果找不到感伤的诗根基何在，他自己因此也陷入了难言的困惑。他这么干给人一个印象，”歌德微笑着补充了一句，“仿佛感伤的诗没有其所产生的质朴基础，单单本身也可以存在似的！”

“在一定程度上无意识地仅凭直觉行事不是席勒之所长，”歌德继续说，“相反，他做任何事情都要反复思考。不管原因何在，他总是没完没了地琢磨自己的写作计划，把它们谈过来谈过去，以致晚年的所有剧作都跟我一幕一幕地讨论过。

“我生性正好相反，从不和人谈自己打算写的东西，即使是和席勒。

我把一切悄悄藏在心上，通常是不到大功告成，谁都什么也不知道。想当初，我把已经成书的《赫尔曼与多罗苔》放在席勒面前，令他着实吃了一惊，因为关于写这部叙事诗的打算，事先我未曾对他吐露一个字。

“不过我还是好奇，明天你看过后会对《华伦施坦》讲些什么！你将看见一些个高大的形象，剧本也会让你印象深刻，深刻得可能出乎你的意料。”

1823年11月16日，星期日

(歌德写诗的方法)

晚上去歌德家中，见他身体有点虚弱得坐在靠椅上。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华伦施坦》的演出。我向他详细报告了这出戏在舞台上给我的印象，他看样子听得很高兴。

他想起曾经答应在适当的时候让我再一次看他的《玛丽温泉哀歌》，便站起身来，摆了一支蜡烛在书桌上，把那首诗给了我。我幸福极了，能再一次读它。歌德重新坐下休息，让我不受打扰地独自品诗。

读了一会儿，我想对他谈谈感想，却发现他好像睡着了。于是我趁机反反复复地阅读，从中获得了少有的享受。我大体上感觉到了贯穿全诗的特点，那就是青春期似的最炽烈的爱情，因受睿智老年高尚德行的节制而趋于平和。此外我还觉得，此处所表达的情感比歌德其他诗里曾出现过的都要强烈。我认为这乃是他受拜伦影响的结果，歌德自己也不否认。

“你瞧，这就是极端的狂热状态的产物，”歌德补充说，“当我还沉迷其中，给我世间的任何珍宝我也不肯脱离它；可是现在，再崇高的奖赏也不能诱使我重新堕入那样的状态。

“一离开玛丽温泉我便写了这首诗，也就是说还完全处于新鲜的感受中。清晨八点在第一个驿站上写下第一段，接着在车里继续写，一站一站地把记在脑子里的东西全写下来，到晚上整首诗已白纸黑字摆在面前。因此才如此直抒胸臆，如此一气呵成。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整部作品的成功。”